

B站審核員：在馬賽克與KPI間疲憊生存

“當你忙着在網上聲援猝死內容審核員的時候，不知道又會讓幾個內容審核員忙到猝死。”

這就是當代互聯網審核員的生存悖論。2月7日，職場微博大V“王落北”發布網友爆料，B站武漢AI審核組的組長“暮色木心”，因為在春節期間持續工作，導致身體極度不適，最終於初五凌晨腦出血猝死，年僅27歲。

春節返工第一天，這條“B站審核員加班猝死”的帖子讓工位上的大家憤恨不安。盡管過去幾年裏，互聯網大廠員工加班猝死的新聞接連不斷，但這起悲劇中的主人公既不是以往類似事件裏“拿命換錢”的高薪程序員，也不是互聯網大廠核心團隊的一綫員工。

相反，他屬於一個長期被主流輿論遮蔽但又無處不在的低薪群體——網絡內容審核員。

雖然B站聲明，該員工上班時間為9:30~18:30，做五休二，事發前一周內未存在加班等情況，但這條通告却難以令人信服。爆料聲稱，B站內容安全中心總經理已刪除了逝者的加班記錄。

此外，B站武漢審核員的公開招聘曾經顯示：工作時長12小時，起薪3000—3500元。

低薪、繁忙、身心健康極度受損——在德國紀錄片《網路清道夫》中，Facebook的內容審核員每天需要處理帖子2.5萬條，兩三秒內就需要“過審”一條內容。根據知乎成都某審核部門HR的透露，一個知乎審核員需要8小時內處理完2000—3000條的圖文信息，否則需要“義務加班”。

他們的一天，信息嚴重過載，工作機械，但又需要保持敏捷，將那些突如其來的令人生理不適的內容阻擋在互聯網的大門之外。

更令人難過的是，這些審核員共享着另一個共同的“卑微”身份——外包工。在互聯網大廠內，他們處於鄙視鏈的底端，毫無前景；在權益面前，他們同外賣騎手一樣，聲音微弱，隨時會被機器吞噬。

互聯網內容審核員，月薪4000的大廠“局外人”
“審核視頻就能賺錢？我可以！”
在B站，很多用戶都曾長期刷到過這樣的“審核員招聘”廣告。宣傳裏，求職者祇需大專學歷，經驗不限且工作靈活，對於那些渴望進入互聯網大廠但又暫且“條件不夠”的年輕人來說，這是一份離大廠最近的工作。
相似的工作招聘也頻繁地出

現在其他社交平臺，“門檻低”“大廠加持”通常是吸引大家點開廣告最主要的原因。

內容審核員具體做什麼？在一條審核員工作介紹的短視頻裏，三位審核員圍桌而坐，他們就“腹肌裸男”“大胸美女”的審核尺度爭論不休，評論區上百位用戶留言：好想去，有联系方式嗎？

但審核員真實的工作與短視頻裏的“趣味性”南轅北轍。

在紀錄片《網路清道夫》中，審核員每天要面對大量變態內容——兒童色情、自殘自虐、恐怖主義、極端組織言論，挑戰作為“人”的心理承受極限。

在國內，雖然此類極端暴力的內容相較更少，但審核員需要處理更為瑣碎、繁復的內容——低俗污穢內容、違規內容、垃圾廣告、詐騙信息，等等。

由于用戶可能在一天內的任意時間裏發帖，審核崗位需要24小時在綫，無論是除夕還是跨年，還是在寂靜無人的深夜，都有無數潛在的“犯規”內容等待審核員的處理。

2020年7月，一位坐標武漢的B站前審核員在知乎上寫到自己的工作感受：“上班的時間裏，你不會覺得有任何一秒是多餘的”，而且幹了這份工作，就要適應黑白顛倒的生活——這份工作僅僅適合“混吃等死沒有奮鬥目標，家在武漢不用額外交房租，喜歡B站及相關文化”的“死宅”。

而對任何一個有正常社交需求、有工作壓力的普通人，這是一份極為消耗的工作——高重複性、高強度，眼睛盯着屏幕12小時，需要把人訓練成機器，但同時要保持遠超機器的敏銳度和精準性。

2021年12月，B站發布《2021創作者生態報告》。報告顯示，B站月均活躍UP主達270萬人，同比增長61%；月投稿量突破1000萬份，同比增長80%。

而這些千萬數量級的視頻，需要通過機器審核與人工的多重審核，理論上不允許有任何的“漏網之魚”——一旦出現嚴重的審核過失，員工不僅要被公司掃地出門，還需要承擔輿論的道德指控。

此次B站員工猝死事件則印證了這位員工的吐槽——逝者“暮色木心”的2021年度總結顯示，一年內，他一共處理了199240次工作會話，花費了73024分鐘，有321個深夜在使用企業微信。最忙碌的11月，他共參與了21930次工作討論，最晚的一天是11月12日凌晨4:42。

這一串觸目驚心的數據，也許

對互聯網從業者并不陌生，但它也實實在在地對應着四個大字：生死疲勞。

字節跳動的一位前審核員評論：“女生都要上到半夜2點，一周有兩天都是這種班……加班是常事，沒有準點下過班。一天至少12小時待在公司。幹了快兩年整個人生物鐘完全亂套了，精神都恍惚了。胸口有時也開始疼。感覺繼續下去會死掉。辭職了。”

祇是，這份挑戰人體極限的工作，沒有高薪可言。

根據這位員工的透露，B站審核員的試用期長達6個月，轉正前平均到手月薪不超過4000元，轉正後全勤能多拿500元左右。

而這份崗位的工資，僅有3500元起薪，不及大廠正式員工收入的一個零頭。

雙面夾擊：
在“口水圍攻”與“KPI”間游走
就在一個月前，B站的內容審核曾被輿論推上過風口浪尖。

2022年1月15日下午，有用戶“誤入”了B站上的某手術直播間，發現濟南的一位男麻醉師正在進行一場婦科手術直播，並將鏡頭對準了女患者的隱私部位。事發時，直播已經持續了一個多小時。

隨後，該直播被用戶舉報，并被當即切斷。

兩天後，“直播婦科手術”登上熱搜，一時間輿論嘩然，網友們的憤怒涌向了B站的內容審核——審核員是在摸魚？光天化日之下圍觀女性隱私時，選擇性視而不見？

當主流輿論怒于B站“審核管理”的缺位時，却鮮有人注意到，互聯網內容平臺後，那些被迫隱姓埋名、“見光死”的審核員，因為不被允許發聲，而承受着全方位的壓力夾擊。

互聯網內容審核員有很多文學化的名字——幽靈打工人、流水綫工人、推石頭的西西弗斯，在小範圍內，他們也曾被稱為“皮下審核”。他們沒有面孔，沒有溫度，所有人都知道他們的存在，但沒有人見過他們的存在。

目前，絕大多數的互聯網內容審核崗位都由第三方外包公司承包，即使是頭部大廠，也祇有少量審核崗屬於公司本部。

此前，公衆號“豹變”的一篇報道指出，互聯網大廠越來越傾向於將非核心業務外包，不僅可以大幅度降低成本，而且僱傭靈活——“一個正式的程序員進到大公司，社保、公積金、管理等各種成本，至

少比你用一個外包人員高1.5~2倍。”

同樣的故事也上演于海外的科技巨頭，Facebook、推特、谷歌等眾多頂級科技公司，都將內容審核部分“外包”至勞動力成本更低的第三世界國家。其中，菲律賓和印度是Facebook最大的海外審核業務中心，推特也于2015年在菲律賓首都開設了審核站點。

應聘者中，不乏掌握多國語言的IT高材生，但他們的時薪，僅為幾美元。除此之外，外包公司給審核員們制定了極為嚴苛的保密協議：比如，一旦透露自己的身份與工作內容，就會面臨高達10000美元的罰款，甚至銀鐐入獄。

這樣的低薪必然嚴重傷害着審核員的工作“積極性”，有不少網友透露，審核員的崗位流動性極大，能幹一到兩年就已經是極限，並且幾乎沒有晉升可言。

這就是為什麼一年365天，互聯網大廠審核員招聘廣告“天天見”的原因。

但低薪、職業前景慘淡僅僅是他們工作壓力的一個維度，審核員同時也面臨着輿論的層層檢視，審核不及時，可能帶來“婦科手術直播”這樣的人道主義災難；審核太嚴格，可能會被用戶投訴，大罵“沒有標準”“無腦刪帖”。

那麼標準到底在哪裏？對於審核員來說，這不是一個數十頁的“審核標準說明”就能解決的問題，在具體的實踐裏，總有源源不斷的審核新規涌出，需要在短時間內掌握并操作，沒有人擁有充足的時間去反思、考慮一個帖子是否“應該”被刪除；大部分時間裏，“一鍵刪除”的選擇來自本能反應。

在大眾眼裏，他們的工作結果在“不嚴”與“太嚴”中左右橫跳。

但這不意味着審核員的工作驗收能夠得到同樣大的“商榷空間”。實際上，每一位審核員都要背負高強度KPI——紀錄片《網路清道夫》透露，Facebook的審核員需要達到95%以上的準確度。

更戲謔的是，根據微博用戶“一個專員”的透露，面試期間，是否擁有“過多的獨立思考能力”，會成為一位應聘者是否被淘汰的重要指標。也就是說，外包公司很明確這個職業的定位——縝密、高效，但千萬不能超出一顆“螺絲釘”的功能範疇。

“幽靈打工人”：
疲憊的身軀，受傷的靈魂
“閉上眼睛，白天審核過的上

千條圖文向我密集地砸來。”
前審核員毛毛表示，因為長時間需要“揪出”問題帖子，自己的大腦如同安裝了一臺警報器，一旦有可能的問題出現，大腦就會瘋狂預警，這種職業病嚴重影響到了她的正常生活。

晚上出門不敢走夜路、害怕和陌生男子共處一個電梯，看到街上癩腿的流浪貓，工作期間看到的反人類的動物虐待圖片就會瘋狂跳出，毛毛感到惡心、反胃、心神不寧。

《每日人物》曾報道過一位鑿黃師的工作，表面上鑿黃師的工作任務是審核情色內容，但實際的工作範疇，涉及暴力、極端言論、精神疾病等話題，觸碰着人性最隱秘的黑暗角落。

因為壓力太大，她祇能用“捏方便面”的方式解壓。

因為頻繁的作息顛倒，審核員的睡眠也會遭遇嚴重障礙，一不小心，就要拖着失眠的沉重身軀，再在工位上煎熬12小時。

2020年12月，美國一位名為弗蕾澤(Candie Frazier)的前審核員，在加州地方法院對TikTok提出訴訟，因為每日需要觀看大量的暴力血腥短視頻，導致她出現嚴重的心理創傷、抑鬱焦慮，無法正常工作。

但這些層出不窮的心理問題，並沒有引起公司的警醒。

和互聯網行業一樣，審核員的工作強度正在過去幾年內悄悄攀升。根據微博大V“王落北”發布的粉絲投稿，某審核員兩年前的日均審核量為1000多條圖文，到了2021年，數量增加到2600條上下，加班逐漸成為常態。

在《銷聲匿迹：數字化工作的真正未來》一書中，作者將新時代的“隱藏在互聯網系統之下”的勞動者稱為“幽靈工作”(ghost worker)。作者指出，今天的人工智能遠遠沒有達到能夠“自主運行”的程度，它們需要借助人工輔助，才能順利運行。

然而，這些“幽靈工作者”却因為不透明的僱傭機制，包括我們上述的保密協議，以及大眾認知裏對這些工作重要性的否認，讓他們的勞動權益趨于隱形。

回到我們開頭的那個問題：“當你忙着在網上聲援猝死內容審核員的時候，又會讓幾個內容審核員忙到猝死？”

要解決這個邏輯閉環，我們普通人也許唯一能夠做的，就是讓悲劇發生後的“幽靈打工人”，走進大眾的視野之下，為我們更多的人所看見。



華盛頓亞裔法律援助中心

Asia Pacific Legal Aid Center

● 對特殊低收入者和殘障人士提供免費援助



法律諮詢、翻譯公證、各類移民、會計報稅、合同審閱、
辦理駕照、入籍考試、租房糾紛、交通罰單、結婚離婚。

諮詢電話 202-802-1663
(國語、粵語、台語和英語)
電話 301-512-4986
(By Appointment Only)
傳真號碼: 301-789-6691
aplacd@yahoo.com

律師團隊: 具有 MD、VA、DC 律師執照
法律顧問: 周波律師 法律助理: 趙元嘉、秦川

服務時間: 周一到周五, 上午9點到下午5點。
中心地址: 11502 SENECA FOREST CIRCLE
GERMANTOWN MD 20876